

大跃进的一天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丛刊

1

大会英译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编辑部编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丛刊

第一集

群 英 大 会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021 字数53 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8 插页2

1953年8月北京第1版 195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册

定价(1) 0.20元

我們的說明

“大跃进的一天”的征文，是我們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組織大規模群众創作运动的一个新的嘗試。我們坚决地相信，我們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光輝照耀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但能以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气势在各个劳动斗争的崗位上飞跃前进，創造出惊人的奇迹，同样也必然会在文艺工作的領域中放射出灿烂的花朵。事实上他們也已經唱出了成千成万的民歌，写出了許多壮丽的詩文，不是等待別人来記錄、来反映，而是自己直接使用文艺武器来反映出自己的生活与斗争，并且反过来鼓舞和激励生活与斗争的前进。

征文发起以后，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立刻涌到了大量应征的文稿，正如我們所期待的一样，这些作品极大部分都正确、生动地反映了大跃进的面貌和气魄，它們的作者也极大部分是直接創造生活参加斗争的工农兵群众和干部，为了讓这些作品迅速和广大的讀者見面，我們打破一般征文的通例，不等待征文截止后再全部評选編訂，而是采用随到、随选、随編、随印，分集出版的办法。这种作为征文从刊分集出版的小册子，其中所收入的只能說是

一种由編輯部初选的稿子。我們打算等待一个時間，讓它經過群众与時間的考驗，再重新加以选拔出版一种分类汇编的大本子。由于現在只是編輯部少数人的初选，遴选不一定完全正确，其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也可能会有一些錯誤，希望讀者尽量提出来告訴我們。由于本征文能更全面地反映祖国的跃进面貌，作家出版社以前編选的“农村跃进之歌”决定不再繼續单独編选，而与本征文合并起来編选出版。我們热烈欢迎大家繼續踊跃地投稿！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編輯部

1958 年 8 月

目 次

我們的說明.....	(1)
一封信	广州 徒工 段衍枝(1)
老焦	济南 章永順(6)
仙丹	吉林 工人 列 兵(10)
“火車头”坐拖車	河南武城 王根柱(14)
姑嫂“謎”	河南登封 下放干部 离原草(21)
陈冬花	南昌 干部 白 沙(28)
收麦子	河南新郑 蔡順柏(39)
水	昆明 李茂荣(46)
除夕一夜	天津 南开大学 馬 琛(50)
民歌十一首	河南孟津 农民 許來生(58)
群英大会	云南晋宁 晓 雪(64)
跃进歌(二首)	内蒙突泉 青 春(68)
孟局长挖水泉	山西忻县 胡得玉(70)
在东升客栈里	南京 崔左夫(73)
下乡記	浙江洞头 手工业工人 赵烈星(76)
鍛磨匠	河南湯阴 姚 蓝(85)
小张的星期天	湖北沙市 教师 海 梦(90)
編后記	(94)

一 封 信

广州 徒工 殷衍枝

肖华：我要請你原諒。那天晚上我們在广州电影院里，当电影还没有映完一半，我也沒有詳細告訴你为什么我不再看下去的原因，只說一声“我有急事先走”，就离开了你，我想你一定会生我的气，說我对自己最亲爱的人忽然变得如此冷淡。說实話，要不是我看見銀幕上一长串列車在水泥枕木上架設的鉄軌上飞驰着，我是不会突然离开你的。当我听到解說員那热情的声音在說：“水泥可以代替枕木，祖国的列車可以飞驰在水泥架成的鉄路上……”时，我便突然想起我在工厂里正在干的那些巨大的发酵桶来。这个直径三公尺八寸大的家伙，竟要用八公厘厚的鋼板。为什么我天天在說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却不能找一种代用料为国家节约一大批鋼材呢？我想到这里，再也耐不住了，我想立刻計算一下发酵桶的压力，就这样，我突然站起来，一溜烟的跑回工厂去了。

我飞跑到工厂，上二班的工人还在烧焊，叮咚震耳的大錘声在响着。我匆匆忙忙打开工具箱，拿出图紙，可是我不是技术員，怎么能計算发酵桶的压力呢？我只憑經

驗計算：桶身分爲三段，十幾尺高，三公尺八直徑，桶身的第二二段是受重壓力，第三段不受壓力，這就可以在第三段把八公厘的鋼板改到四公厘。那麼幾十個發酵桶，就將爲國家節約三四十噸鋼材。想到這裏，我不禁笑了。我連忙去找技術員，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他教我計算，連夜又幫助我把建議書寫了出來。天剛亮，我便親自把建議書送到車間技術組去，心想“這建議真棒”。

奇怪，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技術組還沒有回音。第四天的早晨，技術組的老黃來到車間，他看見我，話還沒有講，就把我那份建議書塞進我的袋裏，我一看，心里冷了半截。“你的建議書我們研究過了，不行。”他說完，轉身就走，我兩個箭步走上前去攔住了他的去路。“為什麼不行？”我幾乎帶着質問的口氣問他。沒想到老黃上下打量了我兩下，竟哈哈大笑起來說：“划綫工人想修改工程師的設計？”他聳了一下肩又說：“精神是可嘉，就是枉費心機。”

老黃帶着笑聲走了。望着他離去的背影，我的心由難過變成了一種氣憤。我氣憤老黃那種藐視工人的笑聲。我想：“既然敢想就應該敢干。”我等下班的汽笛聲一拉，便馬上跑到圖書館借了幾本參考書，一連研究了兩夜。根據書本的解釋結合我的經驗，經過了仔細的分析，我再一次的證明了我的建議可行。於是，我的胆子又漸漸的大起來了。我決定要和老黃打一場技術官司，我鼓

起勇气亲自把这一份建議送到合理化建議室去。沒想到合理化建議室的老邓竟那样欢迎我的意見，还夸贊我，說我是第一个建議修改工程师設計的产品的工作人。他說工人有这样的勇气，他一定要仔細研究和支持。我听他这样說，心里可乐啦。

可是，四天过去了，我的欢乐又变成了不安。摆在我面前的九十吨鋼板明天就要下料了，作为划綫工人的我，怎么不心焦呢？晚上我去找老邓，可是老邓不在。小王說，他为了我那个建議已經上上下下的奔走了几天。今晚刚吃完饭，他又为我那份建議上办公大楼去了。我于是也馬上赶到办公大楼。我連晚飯都沒有吃，徘徊在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我希望在这里能听到些消息。从半閉的房門里，我隱約看到了厂长和工程师，还有老邓。起初，他們談了一些不关重要的問題，不久就轉到增产节约鋼材的問題上来。老邓于是馬上把我的建議提了出来：“朱崇立提的发酵桶建議，可以节约三四十吨鋼材……”我听着，心里不禁砰砰的跳了起来。

老邓的話还没有說完，梁工程师就打断了他的話。他帶着輕蔑的口吻說：“发酵桶是我設計的产品，要是一个工程师的設計可以任由一个工人提些雞毛蒜皮的建議来修改，那……那我这工程师讓他来当好了……”“对！这問題值得考虑。”技术組的老黄也馬上站在梁工程师旁边帮腔。

會場上頓時沉靜起來，可是我的心呀，却好像熱火燃燒起來了。

“你不能輕視工人的意見，”老鄧的聲音又傳了出來，他的聲音充滿了氣忿，“工人也常常會想出‘土辦法’來。根據朱崇立的建議，這筆巨大的鋼材完全可以節約……”

“一個工人不可能把發酵桶的壓力都算出來，我不同意！……”梁工程師狠狠地說。

我聽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哪裏來的一股勇氣，我突然衝進了會議室，雖然十多雙眼睛驚奇的望着我，但我卻沒有一點兒害怕，我把自己帶來的幾本參考書擺在梁工程師面前說：“一個工人也會做出工程師想象不到的事，我和你一樣，相信的是科學，可是這裏已經告訴了我，發酵桶第三段改為4公厘的鋼板，完全沒有影響。”當我正想把我計算出來的數字念出來的時候，梁工程師的臉卻脹得通紅，他激動的站了起來，想制止我發言，這時劉廠長馬上站起來說：“應該讓朱同志說下去。我們的工程師是有才幹的人，可是我們的工人也有無窮的智慧。一個聰明人就是要善於听取別人的意見。”等劉廠長說完，梁工程師才悻悻的看著我那幾本參考書，慢慢的坐了下來。在靜靜的會議室里，我讀完了我的建議的根據。“朱同志的建議的理由確實很充分，應該大膽進行試驗！”廠長最後肯定地說。

我勝利了，而且握着廠長的手笑了。當我離開會議

室的时候，我看見梁工程师还懊丧的坐在那里。

这以后的事情，我想不用我說你也会猜到了。肖华，現在，所有发酵桶的第三段都根据我的建議由八公厘的鋼板改为四公厘了。我为国家所节约下来的鋼材，已象一个小山一样堆着。每天我看着这些黑金子，就愉快得合不上嘴来。

現在当我执笔給你写信的时候，我压不住自己的喜悦。我感觉到自己整个身心都沐浴在总路綫的光輝里。肖华，請你也来分享我的欢乐吧。

朱崇立 1958年7月于广州

老 焦

济南 章永順

夜！渐渐地张开了它那黯蓝的幃幕，随之夜空繁星点点，金光閃閃，陣陣輕微的夜风繚繞着，带来爽快的凉意。我吃过了晚飯，正在院子里和家人聊天乘凉……

突然，一个工人笑着走进来，仔細一看，面前出現的是位身材魁梧、年紀約在五十上下的老工人，原来是老焦。一向好客的我，立时高兴得什么似的，我問：“老焦！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老焦风趣地回答：“东风！”我們一家人听后不由得都噗哧笑了起来。这两个庄严的字眼意味着什么，我們都能理解。老焦坐了一会，便約我到外面去散步，我欣然同意了。

馬路上已是华灯初上，来往人群絡繹不絕、熙熙攘攘，夜风徐徐扑面吹来。我和老焦漫步在寬闊的馬路上，交談着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情况。我一談到鉗工組的小馬，积极鑽研苏联列宁制造厂的“2150 型单鑽軸立式鑽床”，而創造了一部小型的“单鑽軸立式鑽床”的事迹，老焦立即皺起了眉头，叹着气說：“咳！咱这老将，还說是什么老黄忠，我看当黄忠的兒子都不够資格。人家小馬到

钳工組才多少日子，却創造了机器，提高了鑽孔的效率和質量，为国家增加了財富。可是我們旋工組旋軸活呢，始終是效率低，質量提不高，可就是沒人革新一下。我干了这么些年，也想不出个革新的道道来，我簡直是个地地道道的‘熊包貨’。”对于老焦的掌故，我是非常熟悉的，在我們厂要論工龄，恐怕他是数一数二的了。在旧社会里，他是个飽受风霜、有着辛酸經歷的工人；解放后，工人的地位提高，生活改善，他被选为車間小組长，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一次次的挖潜力，老焦从沒保守过，工作主动性干劲可真大，对厂的貢獻实在不小，一次次被評为先进生产者，大家送他一个綽号叫“老黃忠”。可是，我素知老焦有个倔强的脾气，他若听说厂內誰有了新的发明創造，他一方面很高兴，但对創造者从来不甘示弱。现在，从他那沉思的表情看来，老焦又非得和小馬来个并駕齐美了。

我們俩各有所思地漫步着，眼前展現了西門桥旁空地上的一片欢乐气氛，原来是紗厂、造紙厂工人的总路綫宣传大队，在做街头宣传。麦克风送来悠揚悅耳的“社会主义好……”的嘹亮歌声，还不时播送着街头剧、相声，我和老焦会意地笑笑，便站到人群后边去看。这时正演着“追冀何”的街头剧，老焦看得精神抖擞起来，我也貪恋地看着。一剧演毕，老焦兴奋地跳起来，把我拉了出来，手舞足蹈地對我說：“小章啊！刚才的剧真好啊！”我莫名其妙，“怎么！你对这个剧的兴趣比我还浓啊！”他意味深长

地說：“是啊！”我又問：“為什麼？”他說：“哈！小章，還不是從這個劇得到了啟示啊！”我緊緊追問：“什麼啟示？”他笑盈盈地說：“敢想，敢干，敢獨創啊！你想想咱們旋工組……”我想老焦一定是想起創造什麼了，我立時熱情地緊緊握住了他的手說：“焦師傅，這回可又是‘老將出馬，一個頂倆’。我說焦師傅，你的革新方案有個輪廓了吧？”“還不敢說，不過有點譜了，回去試試看。”……

匆忙中來到老焦家中，我被老焦的這種敢想、敢干、敢獨創的精神激動了，我們便一起開始琢磨，試試這，又試試那，可始終不成功。時鐘打過兩點，已是夜闌人靜的時刻了，老焦幾次勸我回去休息，我總是執拗，不肯回去。老焦又逼迫我在他床上睡，他說：“反正這裡就我一人，你怕什麼，睡吧！”我才睡了。睡眼蒙眬中，我看見老焦仍伏在桌上，絞盡腦汁構思着。時鐘已經打五點了，天已發曉。老焦眼里布滿紅絲，他告訴我說：“恐怕有點門道，到廠內去試試看。”洗了臉，來到車間，老焦便走近車床，觀察吃刀量的情況。我趕忙跑去向廠領導報告了，領導立即趕到現場，協同老焦一起研究。老焦凭着經驗，把昨晚想的計劃，試驗了一下，結果失敗了。旁邊圍着很多人焦慮地看着，希望這位老工人下一步能順利地成功。老焦突然想起了改用合金刀，來個硬碰硬試試，領導在旁支持他試試看看。老焦把改的刀具準備好，把合金刀在砂輪上磨好後，把車開猛一會，却出來了長鐵屑，車軸也不轉

了，刀也被斲斷了。老焦面色慘白，綠豆般的汗珠簌簌淌了下來，他急忙拉開電閘，露出驚惶不安的神色。大家也都為他的失敗捏了一把冷汗，但是領導同志不慌不忙，熱情勉勵着：“焦師傅，你要記住失敗是成功之母啊！”老焦這才漸漸平下了心。

過了一天，晚上我又去找焦師傅，他正在深思熟慮着，聽說這兩天他吃飯很少，也缺少睡眠，見我來他熱情地招待了我，隨即對我說：“我研究了蘇聯克列索夫車刀高速切削。心里豁亮了，原來關鍵在這裡。”他隨指着鉛筆的畫圖對我說。“對！”我也看懂了，奧妙就在這裡。第二天我又把老焦的構思結果報告領導，領導同志贊揚了這個方法，隨後又在車間試驗。這回老焦滿面紅光有把握地操作試驗，終於勝利地成功了。車軸旋光計算僅用了四百分鐘，而且無論在質量、數量和時間上，樣樣都呱呱叫。大家流露出熱情的歡笑，領導同志緊緊握住老焦的手鼓勵他，祝賀他的成功。全車間立時沸騰了起來。車間洋溢着比先進、趕先進的熱烈歡樂氣氛，大家激動興奮地把這位老工人抬起來舉到空中……

1958年7月16日

仙 丹

吉林 工人 刘 兵

提起张大全张大爷来，咱们场子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咱们老王头提到他时，也得翘起大拇指说：“还数人家张大爷。”

我第一次認識张大爷是在两年前的一次評模会上，那天他被大伙欢呼着抬上了主席台，这次是他連續第五次被評为全場的先进生产者。这天，我特別激动，散会后，才发现拍手时因太用劲了，手心热辣辣的，微微有些疼。

有一次，市里的首长陪着外地的来宾到咱场子参观，正巧在温室門口碰上他挑了一担水，引起了客人們的注意。王場长介紹說：“这是咱们场子年岁最大的老技工张大全张大爷，今年七十一岁了，还这么精神。一顆牙沒缺，吃起榛子来，咔嚓咔嚓的，赶上小伙子。”刘队长又补充說：“別看他这么大年紀，干啥活也拉不下，抬起三、四百斤的土豆筐来，小伙也頂不过他。”大家更驚訝了，嘖嘖地贊不絕口。而他呢，每逢人們夸贊他时，总是笑着說：“彭祖活了八百八，比起他来我还是刚出世的小娃娃！”临別时客人們都以欽羨的眼光，祝福老人长寿。

他为人挺和气，干活什么的，要是誰有些生疏，他总是把住手教，一次不会再来二遍。他常说：“誰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从来不曾見他和誰高三低四地說話。来場子十几年，就是紅过两次脸。一次是去年冬天討論老工人退休。在小組会上，好饒舌、不識时务的小李子，当他的面說了一句“我看张大爷該养老去了。”話才一落音，他就指着小李子，气呼呼地說道：“兔崽子，誰要养老，你养我的老呀！乳臭沒干就管閑事……”組长好說歹說，才平了他老人家的气。还有一次是今年討論跃进計劃，他提出了翻十番的指标，会上遭到好几个人的反对，还批評他沒有科学指标，太盲目，并且責問他为什么不想想前几年的計劃完成的是个什么样子。看他那样子，可是火上屋頂了，只見他烏黑的八字形鬍子抽抖了几下，老半天才說了一句：“你跃进不跃进？”

从那次會議以后，大家都看出张大爷变了，所以也越来越多地談論起他来。原来张大爷十二岁上就在地主家菜园子里干活，挣几个錢吃不飽穿不暖。解放后参加到农場工作，家里就有一个兒子，現在上大学了，挣的錢供兒子念書，自己烟酒不沾边，就是有两好：若是場子組織看戏、看电影，你瞧吧！保险少不了他，风雨无阻。平时他哪兒也不去，就是星期天好上街看看地方剧。哪个演員唱的啥样，下装后是个什么脸形，最近排什么戏啦，誰是主角，他比誰都清楚。一是飯后好喝壶开水，你瞧吧！吃